

雅集石记

◎郭明远

深秋时节,秋高气爽,与友相约,去宝丰县城南雅集石赏玩。雅集石,位于宝丰火车站西南1.5公里,是应河经过宝丰县杨庄镇大温庄村东、小李庄村北、小店村西的流段,宋代以来宝丰八景之一“石渠仙蒲”的部分景观。该应河流段草木葱茏,乱石纵横,错落有致,水流曲折石间,泻入深潭,形成大大小小的瀑布,颇为壮观。古时,每逢春秋佳日,文人墨客临流酌酒,品茶赋诗,刻诗于石壁,故被誉为“雅集石”。据明清志记载,石渠仙蒲是应河从宝丰县杨庄镇柴庄村东流至马渡寨(马街村)的一段。不知何时起,人们在“石上凿坎”,“水行石上”,用水灌溉田地,故称石渠;因其地“多产石菖蒲,寸九节者,可以入药用”,故称仙蒲。这便是石渠仙蒲的由来。那时,人们乐于采摘,至清康熙年间“所生难供需求,随之绝种”。

清道光十七年(1837年),宝丰知县李仿梧主修、耿兴宗主纂的《宝丰县志》中的《马志》(乾隆四年宝丰知县马格主持编纂)记载,邑南十里,旧应河驿中河,乱石纵横,水流曲折罅隙间。其西南礅壁立折,刻“知郑城晁仲参,叶令李乔卿……烹茶于此,皇祐壬辰八月十八”。皇祐壬辰即1052年,可见,雅集石那时已盛名在外。遗憾的是,这块石头已不见了。谈笑间,我们来到应河段北岸。放眼望去,蓝天白云下,河面约30米宽,河水自西向东流去,夹岸是裸露的黄土、绿树和青青麦田;河道上,一条宽约1米的石河坝横跨南北;坝西是一泓清水,水里长着一人多高的青草;

坝东是5亩见方、乱石纵横的河床;一帘如瀑的河水,漫过石坝,落入下游的浅水滩,被石块分成一条条小溪,悄无声息地钻入石缝罅隙,扬帆于跌宕起伏的漫漫征程。顺河堤小路,步入石群,脚下是大小不一的石头,有的如侧卧的大象,有的如匍匐的耕牛……一个个石块被流水冲刷得溜光溜光的;石缝小的仅容手掌,大的可侧站多人,宛如一条条筋脉,横七竖八连通着整个河床;茂盛的青苔和水草,如一条条毛细血管,把根深深地扎在石头上、石缝间、水底;偌大的石群间,水随石转,时而聚成清澈小水潭,时而散成涓涓细流,时而在幽深石缝中缓行,时而漫过河底挂满青苔的小石块,时而从两块突兀的石罅隙中喷涌而出,分分合合,迂回盘旋;之后,溪流又在石群东约110米处欣然相遇,融合成一道清亮的碧水,奔赴于田畴村舍之间,滋养着两岸的生灵和人家。站在河床中间,四面皆石,恍若置身一个小石岛。近处,三五农妇穿着红色、白色的衣服,或蜷坐在石上,抡棒捶衣;或跣足水中,浣洗衣物。不远处,孩子们笑着闹着,从这一块石头跳到那一块石头上,时而蹲坐,时而弯腰,或围趴在石头上,或探头伸手在罅隙间捉鱼。那专注的神态,仿佛考古学家在探寻大自然的神秘。清风徐来,说笑声,捶衣声、淙淙流淌的水声,飘荡在应河的上空。“解体不须方外觅,石渠今是小蓬莱。”望着蓝天白云,迎着凉爽秋风,听着潺潺流水,感受着自然风光,心境陡然开阔,不禁感叹,此行不虚!

对于种惯了一辈子地的母亲来说,她对每一寸土地都爱得深沉。但年龄不饶人,母亲今年75岁,再加上双腿时常疼痛,走不出二里地就要坐下来休息,再也无力去打理更多的田地,看着自己侍弄了几十年的几亩良田,不得不忍痛割爱,无奈之余,闲不住的她把门前有限的一点土地开辟成菜园。

母亲的菜园很小,仅限于老家的房前屋后,以及房顶上废弃的小水池,若计算面积,总共也超不过五个平方。麻雀虽小,但五脏俱全,新鲜蔬菜不断,四季瓜果飘香。红彤彤的辣椒,紫盈盈的茄子,顶花带刺的黄瓜,细细长长的丝瓜,脆嫩的生菜……有了这些蔬菜的点缀,让这个农家小院的里里外外充满了无限生机。

别看是巴掌大的一点地,但母亲很用心。翻土的时候先撒上底肥,由于地方局促,连铁锹、耙子等最常用的农具也没有了用武之地,只能用小铲子一寸寸的剜土,被翻过的每一寸泥土都被她细细捏过,仔细的拣出每一个小石块,再用铲子敲打蹚平,然后在平整好的泥土上铲出一溜溜小沟,均匀地种下一粒粒种子,最后覆上细土。为了提高温度,加快种子发芽,母亲还找来废旧塑料薄膜,给种子披上一层“衣服”。

长出幼苗以后,母亲就像呵护婴儿一样照顾他们。小心地拔去菜苗周围的每根杂草,轻轻的疏松每一寸土壤,看到菜地龟裂就及时浇水,为了避免蔬菜根须受伤,浇水的时候,总铺上一块塑料布,慢慢的把水倒上去,水流再缓缓地流向远处。下面的菜地还好说,可平房上水池里的那一点地可就费劲了。

母亲爬楼梯十分吃力,每次上下,她都是手脚并用,艰难的攀爬每一个台阶。每到浇水的时候,她先把水管拖上去,用绳子固定住水管的一头,把管子捋顺,然后再把另一头放下来,连通水龙头后再爬上去,每浇一次,都把母亲累得气喘吁吁,腿疼好几天。我劝她不要勉强,平房上的一点地就不要再种了,上下楼梯很不安全,万一出点意外就得不偿失。可母亲

说:我慢点就行了,每天上去看看,只当锻炼身体,再说下雨的时候,我接的还有雨水,也能顶一阵子,要是地荒了,邻居们该笑话咱了……

在母亲精心管护下,各种蔬菜茁壮成长,新鲜诱人,随用随取。看着自己的劳动果实,这是母亲最骄傲的时候,只见她倒背着双手,在小菜地前踱来踱去,像一位统帅在检阅自己的士兵,脸上洋溢着得意的笑容,我陪在母亲身旁,听她讲述种菜的苦辣酸甜。

母亲说,自从种了这点地,从没有赶集买过菜,方便得很,每天浇浇水,薅薅草,多少干点活,身体也好了,天天吃这些蔬菜,消化正常,血压很稳定,你给我买的降压药现在都没有吃过。

母亲种的菜自己根本吃不完,每当我回家,她都张罗着给我薅菜。我说:“超市里啥菜都有,又不贵,我不带,你别忙了。”母亲说:“咱这菜没打药,保证安全,吃着还有味道,捎点吧!”“又不是啥稀罕东西,哪儿都有卖的,不要了!”见我态度坚决,母亲便不再说什么,默默的走向一边,就这样说了几次,以后我回去,她再也不说让我带菜的事情了……

闲来无事,我到外边闲逛,迎面碰见我身后的邻居刘婶儿,刘婶儿见四下无人,悄悄凑近我说:不是婶儿说你,你这孩子咋恁不懂事,亏你还是工作人员,恁娘让你捎回去点菜,你咋能说不要?那可是她的一片心意,她腿脚不好,种菜多不容易,她经常给我说,人老就不中用了,大忙帮不上,想着给孩子们种把菜,人家都不想要,一点用处都没有了……

听了刘婶的话,我豁然开朗,一下子明白了自己是多么无知。回到家里就说:娘,弄点菜我带回去吧!母亲先是一怔,随后连声说好、好、好,说着就赶紧拿起塑料袋直奔门前的菜地。

临走的时候已是傍晚十分,我从汽车的后视镜中看到,母亲在向我不停地挥手,秋风撩起她鬓角的白发,车窗外晚霞正浓,瞬间模糊了我的双眸……



◎杨德船

母亲的菜园

卜算子慢·再回观音堂

★阿卫国

层林欲老,枰榭抹红,叠叠欲燃还翠。故地重游,尽览暮秋天气。数烟村、隐隐斜阳里。入心头、连波涌起,当时苦乐滋味。

恰凭书生意。把壮志风华,满腔情寄。戴月披星,未敢懈闲一二。惜峥嵘、幸得升平递。更醉却、浮生几度,看苍山妩媚。

诗趣

★李太水

诗海漫行舟,
悠闲坐解愁。
仄平浮墨案,
意境刻春秋。
风雅心情乐,
吟笺景趣留。
妙词修练出,
章法上层楼。

村姑采金菊

★李剑友

城东闹店有杨庄,
阡陌田畴耀瑞光。
冬日暖阳金靛艳,
寒风霜雨野菊香。
露珠英蕊呈娇贵,
玉指村姑采媚芳。
炮制药成肝目益,
脱贫致富上邦昌。



初冬的银杏

★君亭

它是秋的过客
是冬的信使
衔接着大地秋冬的
一季季更替
仿佛一夜之间
银杏黄了

碧云天,黄叶地
银杏初黄,黄绿相间
带着一丝活泼又有一丝沉着
经过冷空气洗礼
银杏开始变黄
部分银杏叶片已经接近金黄色

初冬时节
秋的色彩还没有完全褪去
却在不知不觉中
调入了几分寂寥的味道
有些银杏树褪去了鲜绿,换上金装
树干高大,树叶微黄
远远看去,像是凌晨天边泛起的霞光

立冬前后
是银杏树最好看的时节
满树的银杏叶由绿转黄
那是纯净的黄、透彻的黄、惊艳的黄
满地翻黄银杏叶,霜层浸染落缤纷
那一地金黄,渲染了自己,也渲染了秋天

远望近观
你可以细细感受这份空灵静谧的美好时光
任由银杏的金色
抚慰着内心的躁动
放松心情,享受着生活中的美好时光

岁月温柔起来
天穹且与银杏私语凭肩
一阵风吹过,叶子飘落在空中
阳光在缝隙里闪烁
此刻觉得,初冬又多了几分温柔